

豫東商丘市晨陽和煦，不到九點的吳營村，煙火氣已漫過街巷。攤販陸續支攤就緒，「天安門」牆繪前，遊客舉着相機打卡、鄉親圍立閒談。「吳老師來了！」穿軍大衣、面色黝黑的吳承言一露面，便被人群圍住。他合照時必用大拇指比「讚」，咧嘴笑時，眼角紋路盛滿暖意。「眼前的熱鬧場景比我畫的任何畫都動人。」鄉村畫師吳承言對香港文匯報記者坦言，

「我不是神筆馬良，也不是畫夢師，就是鄉村老人的孩子。老人們去不了的遠方，我用畫筆搬來；他們圓夢了開心了，村子又生機勃勃了，生活更有盼頭了。」

●文：香港文匯報

記者 劉蕊、實習記者 張媛媛

河南商丘報道

圖：香港文匯報記者 劉蕊

一支畫筆，讓所有人都有了新盼頭，也重新讓「畫痴」吳承言對繪畫有了新「盼頭」。

1985年出生的他，生在醫者家庭——祖父、父親、母親皆是醫生，家人盼他繼承衣鉢，可他一握打針的針管就發怵，唯獨對畫畫着了魔。「畫畫上癮了，紙上、畫布上、岳父開的超市後的雜物間裏，哪兒都能畫。」前些年，他滿腦子都是「筆法夠不夠精妙」「構圖夠不夠專業」，把中央美院當作藝術的唯一燈塔，年年報考，卻次次栽在英語上。

憑心意落筆 勾勒家國浪漫

「或許命裏就少這一段緣分。」吳承言沒有執拗，畫筆卻從未停下。祖父坐在門口曬太陽，一聲輕嘆「想爬山，就是腿腳不利索了，爬不成了」，像根細針戳中了他心底最軟的地方。他連夜搭起腳手架，在老人家門口的白牆上勾勒出「黃山雲海」：流雲漫過黛色山巒，松枝斜插雲霧之間，筆墨裏沒有複雜技法，只有最樸素的心意。

當老人仰頭凝望，感嘆道，山就在眼前，不遺憾了。吳承言豁然開朗：藝術不是高高在上，也不是藏之高閣，而是扎根於生活，是「可以讓大家開心，圓大家夢想」的。「村裏老人大多沒進過博物館、美術館，祖國的大好河山，許多老人因種種原因想去卻難以成行。我就想把風景把電影畫在牆上，把村子變成露天美術館。」吳承言畫《哪吒》、畫《冰雪奇緣》、畫橘子洲頭、畫長城……他漸漸看清：自己的藝術根脈，本就該扎在生他養他的鄉土裏。在這小小的村莊裏，吳承言從未感受到如此廣闊的創作空間與滾燙的熱情，「我會不停畫下去，讓村裏每一面牆都成為風景。」

託友北京實拍 較真一筆一畫

真正讓吳營村「出圈」的，是那幅「天安門」牆繪。打形第一天，村口曬太陽的大爺就喊出：「哟，這是天安門吧？我在電視上見過！」一句話，讓吳承言更添鄭重。五晝夜的堅守裏，他翻遍三百張影像素材，還特意託北京的朋友實拍城樓石柱細節，一筆一畫都透着較真。「我不用速成的噴漆，就用油畫的方式畫，要的就是立體效果和質感。」他要的從不是轉瞬即逝的打卡點，而是能刻進老人記憶裏的風景。

最後畫成時，吳承言把想去天安門看看的老爺爺推到牆根，老人盯着牆繪，只反覆念叨：「今年真是個好年！」這質樸的評價，成了吳承言最珍貴的勳章，「不管怎樣，只要大家回想起這一刻是開心的、幸福的，就夠了。」

村民自發服務遊客 接住發展紅利

一支畫筆，讓鄉親們的生活也有了新盼頭。「我今年74歲，自願加入村委會志願者隊伍，每天早上6點就起來打掃衛生！」穿着紅色馬甲、胸前別着志願者牌的吳西同，說話中氣十足。曾是偏僻小村的吳營村，如今七里八鄉，甚至外省遊客絡繹不絕，「咱沒啥高端配套，就盡最大努力搞好服務，讓來的鄉親有熱水喝、有熱飯吃、能方便上廁所。」沒有統一號召，村民們自發補位：誰家院子寬敞就騰出來供遊客歇腳，誰家常備熱水就主動擺上「免費供應」的牌子，樸素的善意讓流量有了落地的溫度。這份自發的熱情，漸漸轉化為實實在在的煙火創收。元旦三天小長假，吳營村僅憑村民們的小生意，就創下80萬元人民幣營收，讓這個曾經冷清的留守村，真切體會到「火」的滋味。周邊鄉親也慕名而來，自發加入這場「鄉土創業」：有人擺攤賣老花眼鏡，吆喝着「十塊錢一副，圖個熱鬧」；有老奶奶在牆繪旁支起玩具攤，看着往來的孩童笑得合不攏嘴：「周末小孩來得多，一天能賣兩三百塊，比在家閒着強！」

雖是工作日的中午，吳營村的村口小路已停滿車輛，人流熙攘。「妮兒你看，咱村現在多熱鬧！」吳西同跟香港文匯報記者聊完，就急匆匆往巷子裏走，「人多了衛生得跟上，我得趕緊去拾掇拾掇。」邁着有力的步子，他的紅色志願者馬甲迅速淹沒在熙熙的人群中。

馬甲迅速淹沒在熙熙的人群中。

河南鄉村畫師牆繪帶火村莊：讓每面牆都成風景 圓了村裏老人北京夢 用畫筆搬來「天安門」



吳承言正在創作中。
香港文匯報河南傳真



●附近的村民和遊客在牆繪「天安門」前合影。

►牆繪「天安門」前有不少人在打卡拍照。



▼吳承言（左）與遊客在合影。



「我畫畫不用名貴顏料，能把老人們想看的風景如實畫出來，就夠了。」吳承言的創作沒有固定章法，全憑心意落筆，卻藏着最動人的真誠。

從在地下室裏畫畫無人問津的孤獨堅守，到鄉村裏被老人們盼着、等着的被需要感，吳承言用一支畫筆，重構了藝術與鄉土的關係。

「火」了之後，吳承言比之前忙了太多。但他還是堅持每天都要畫畫，「儘管進度比之前慢了很多，但手不能停。」面對未來，吳承言也有了新的打算，教孩子們畫畫，帶

教孩子們畫畫 冀長大後為故土添彩

着他們在田埂上觀察草木的紋路，在牆前勾勒心中的家鄉，「希望這些孩子長大後，能記得家鄉的模樣，願意用畫筆為故土添彩。」

城市化進程中，無數鄉土文化在慢慢褪色，而吳承言的畫筆，卻為村落留住了記憶、接住了期盼，讓藝術成為鄉土文明傳承的鮮活載體。

儘管因連日忙碌聲音嘶啞，眼裏流露出些許疲憊，但吳承言坦言，這就是他所追求的「幸福生活」，他笑着對香港文匯報記者說，他終於體會到了藝術最本真的模樣，「藝術是來源於生活的，我只是把它再帶回生活裏。」在這裏，他不需要追求技法的極致炫耀，不以商業價值為唯一標尺，而是以真誠為墨、以熱愛為筆，以心願為顏料，在平凡的土地上扎根，為一方水土、一群人提供心靈的慰藉與精神的支撐。

流量之外 熱愛家鄉才是發展動力

■記者手記 「天安門」牆繪帶來的流量，像一束光照進吳營村，喚醒了村民們的溫情與主動。沒人要求，村民們會自發守護這些牆繪：看到孩子不小心蹭到顏料，會輕聲勸阻；發現牆面有小劃痕，會主動跟吳承言說進行修補。

70歲的吳大爺以前不愛出門，現在每天都會繞着村巷轉兩圈，「不是閑得慌，是想看看咱村的畫，也瞅瞅有沒有需要搭把手的地方」。

當地政府沒有急於「打造」，而是順勢而為：修整坑窪的村口土路，增設停車場和休息驛站，村民們全都行動起來，穩穩接住發展紅利。「以前村裏冷清得能聽見風聲，年輕人都往

外跑，老人只能蹲牆根曬太陽打盹。現在一上午就能掙幾百塊，戲聲、笑聲、叫賣聲混在一起，這才是村子該有的樣子！」賣串串的吳大姐麻利地翻着串兒，臉上笑開了花。

吳承言對此始終保持着清醒：「流量是暫時的，但老人們能有一年多甚至多年的歡喜，已經足夠珍貴。」流量終會有褪去的一天，但吳營村的改變已然扎根：村民們懂得了珍惜家鄉的美好，學會了主動創造生活。這份發自內心熱愛家鄉、願意為家鄉付出的力量，才是鄉土最堅實的底氣，也是鄉村振興最持久的動力。

與牆繪合影「比啥紀念品都珍貴」



●吳營村200多個攤位沿街道一字排開，比趕大集還要熱鬧。圖為村裏賣烤串的「八戒」。

■特稿

吳營村那幅18米長、8米高的「天安門」牆繪前，攝影師的快門此起彼伏，紅色警戒線旁，志願者有序引導着排隊的人群。鏡頭裏的主角形形色色：有白髮蒼蒼的長者、抱着六個月大寶寶的四世同堂一家人，還有揮舞着小紅旗的小姐姐，每一張笑臉都寫滿對心願的珍視。

在「天安門」前自拍免費，若請攝影師拍攝，則10元人民幣包一張照片和沖洗塑封。與手機保存相比，不少老人家還是鐘情於現場便能拿到手的照片。

93歲的王奶奶特意穿上簇新的紅色大棉襖，在兒子王先生的攏扶下，一步一步挪到牆繪前站定。「在網上刷到吳老師畫的天安門，老母親一輩子沒去過北京，說啥都要來圓夢。」王先生幫母親理了理衣領，攝影師按下快門的瞬間，老人渾濶

的眼睛裏閃着光。捧着剛塑封好的照片，王先生笑着說：「這張照片得好好收着，比啥紀念品都珍貴。」

200多攤位一字排開 熱鬧過趕集

拍完照，母子倆跟着人流在村裏閒逛。200多個攤位沿街道一字排開，烤串的滋滋聲、冰糖葫蘆的吆喝聲、豫劇戲班的唱腔交織在一起，比趕大集還要熱鬧。王奶奶雖聽不太清楚，卻循着香氣在小吃攤前駐足，看着金黃的水煎包、冒着熱氣的胡辣湯，咧嘴笑個不停。

不遠處，來自安徽的何阿姨正和剛認識的遊客分享照片，「這輩子沒去成北京，在這兒見着『天安門』，也算圓了心願」；還有的遊客直接跟朋友們視頻連線「炫」起來，「你看看這是河南一個村裏的畫家畫的，多逼真。」



●不少老人特意從附近的七里八鄉趕到吳營

村看「天安門」。村裏的老人們也沒閒着，自發當起嚮導，熱情地給遊客介紹其他牆繪。剛拍完照的李阿姨手裏緊緊攥着合影，在一旁心滿意足地看着其他遊客打卡——這張小小的照片，不僅定格了老人的心願，更留住了鄉土最濃濃的煙火氣。